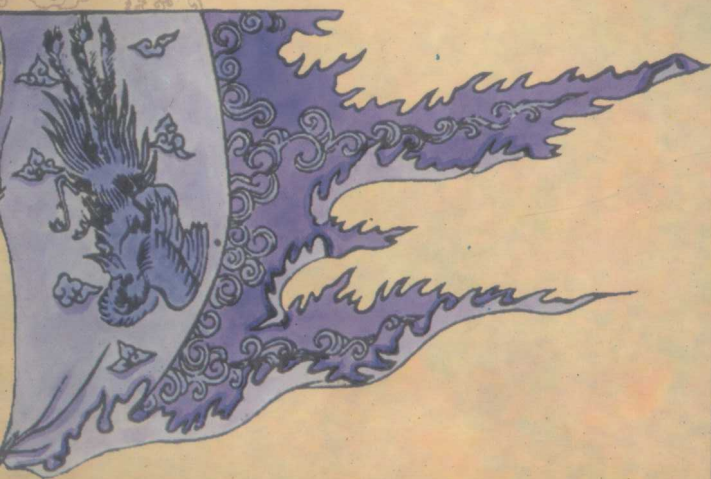


威风狂龙



威风狂龙

I247.5
S93
1

图书馆藏书

南铁医图书馆
文艺书刊专用章

3409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铭森

封面设计：石 路

威风狂龙

上官云飞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宝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60 印张 537,000 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407-0569-8/I·122

(上、下) 全两册 定价：29.80 元

内 容 简 介

古镇忽来怪客，武当拳师丧生。幼徒王人杰不见容于师门，投青城耆老玄真道长门下，艺成行侠江湖，与峨眉派高足龙剑虹并称“西川双剑”，偶识侠女廖九妹，暗生情愫。

不料与仇人狭路相逢，毒掌加身，往僻地寻处埋骨，却练成绝世神功。毗卢寺前，峨眉山中，得展平生所学；太行峰顶，剑门石壁，显露超卓武功。铁罗汉深宵除霸，玉观音妙手诛魔。总督衙内龙争虎斗，吓退大内高手；社稷坛上斩将过关，扬我中华国威！

为保群雄脱困，女杰挺身而出，含笑捐躯。大仇终于得报，剑客痛失爱侣，避世为僧。

本书情节曲折委婉，神功妙技，儿女柔情，令人不忍释卷。

目 录

第 一 章	小镇来怪客.....	(1)
第 二 章	禁宫屠龙	(15)
第 三 章	江湖行	(26)
第 四 章	夜闯景福院	(39)
第 五 章	铁罗汉	(55)
第 六 章	深宵除霸	(68)
第 七 章	剑荡双魔	(81)
第 八 章	千手玉观音	(97)
第 九 章	红颜劫.....	(111)
第 十 章	奸谋.....	(126)
第 十 一 章	劫狱.....	(142)
第 十 二 章	狭路遇魔头.....	(157)
第 十 三 章	罗汉神功.....	(173)
第 十 四 章	麟角刀.....	(191)
第 十 五 章	草莽英雄.....	(206)
第 十 六 章	京师第一高手.....	(222)
第 十 七 章	云中燕.....	(238)
第 十 八 章	古庙争锋.....	(255)
第 十 九 章	太行绝顶腾剑气.....	(270)
第 二 十 章	黑白双煞.....	(285)
第 二 十 一 章	高峰赌斗.....	(301)
第 二 十 二 章	赤阳神掌.....	(316)
第 二 十 三 章	野店遇险.....	(333)

第二十四章	喋血九龙洞.....	(347)
第二十五章	扬威天皇台.....	(365)
第二十六章	独下峨眉.....	(383)
第二十七章	七星剑.....	(398)
第二十八章	太白山中.....	(412)
第二十九章	坠谷.....	(427)
第三十章	大内演武.....	(443)
第三十一章	仇人邂逅.....	(460)
第三十二章	大闹行宫.....	(475)
第三十三章	脱困.....	(492)
第三十四章	素手却敌.....	(507)
第三十五章	联袂赴京华.....	(522)
第三十六章	龙争虎斗.....	(540)
第三十七章	过关斩将.....	(557)
第三十八章	石壁印掌客惊心.....	(576)
第三十九章	名联贾奇祸.....	(590)
第四十章	联手歼仇.....	(605)

第一章 小镇来怪客

阳春三月，桃红柳绿，水碧山青，莺啼燕转，满目芳菲，正是游人赏花时节。

成都府往北不足百里处有座县城，古称天彭，唐宋时更名彭州，后改彭县，牡丹天下第二，冠绝蜀中，素有“小洛”之称。

南宋诗人陆游曾有诗道：“轍记天袁送牡丹，祥云径尺照金盘，岂在身老农桑野，一朵妖红梦里看。”诗中的“祥云”即旨牡丹里一种名贵佳品，其花千叶，色泽浅红，大可径尺，妖艳多姿，状如云朵，故以为名。

彭县正西十二里有个小小集镇，名叫丽春场，因牡丹特盛，俗称为“花街”。

镇子不大，只有数百户人家，但地肥水足，物产颇丰，加之民风淳厚，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山僻乡场，更兼彭县有两条官道交叉穿行，四通八达，因此商贾云集，甚为热闹。

丽春场尽头处有一座独家小院，竹篱为墙，茅屋数间，显得有些陈旧简陋，然而院内广置花木竹石，却是雅洁清幽，偏是牡丹最好，魏紫姚黄，各种佳品约有三五十株，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名花艳丽，却很少有人看到。园门终年紧闭，小院主人极少与人往来。

人们纷纷猜测，有的以为这家主人定是一位退隐林泉的博学通儒，不喜俗人烦扰，有的说道这人不过是个附庸风雅的富商大贾，故示清高，其实大谬不然！

小院主人姓孙，双名天福，直隶深州人，年近古稀，生得慈

眉善目，一张紫红脸膛，衬着三绺银须，真个是丰神俊朗，童颜鹤发，飘然有出尘之慨。

休看他瘦小枯干，平时走起路来颤颤巍巍，仿佛刮阵风来都会将他吹倒似的，殊不知此人身怀绝技，乃是武当松溪一派嫡传弟子，内家功夫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等闲三二十个壮汉也决不是他的对手。单是他那根从不离手的旱烟袋就是一件纯钢铸就的外门兵器，长可三尺有奇，既能当烟袋使，又能当小花枪用，其间还杂入刀剑、短棍的路子，有点戳、劈、打、刺、撩、扫、挂等诸般妙用，除防身制敌外，尚可点打对方周身穴道。

孙天福自同治年间来此开设“天彭武馆”，至今近二十年，谁都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来，以前作何生理。有人说他曾做过镖师，也有人说他当过“长毛”，但众口纷纭，却无一人敢肯定自己说的不错，也没有谁去追究，既然他本领好得出奇，各家也就把自己的子弟送来跟他学拳习武。

孙老拳师徒弟虽多，但真正入室的只有七、八个弟子。他自己膝下无儿，只生一女，名唤玉凤，初来时尚在襁褓之中，如今也已长大成人，在武馆里种花养鸡，帮师兄们洗衣做饭、擦抹刀枪，很得大家钟爱。孙天福见众门人里只有大弟子岳人骏忠厚老成，武功也颇见火候，远胜侪辈，便将女儿许了给他，二月间才办过喜事。

清明节后的一天午后，丽春场天香酒楼来了酒客，一色的颈装打扮，言谈举止与众不同，一望即知不是赏花游春的高人雅士。

为首那人五十来岁，穿一件天青色暗花剑袖，浓眉暴眼，黄面虬髯，身躯伟岸，二目炯炯有神。其余两人均是三十出头年纪，一个穿白，身材清瘦，五官端正，颧骨略高，笑口常开，一双眼睛滴溜溜东瞧西看，隐隐透出一股邪气；另一人着黑，身量肥壮，面目粗豪，蓄着两撇鼠须，又粗又大的辫子在颈际绕了三圈，远远望去犹如盘着一条青蛇。

三人方才落坐，那着黑的粗豪壮汉便不耐烦，连连拍桌叫

道：“喂，有活的没有？快拿酒饭来，老子们赶了一百多里路，饿坏了！”说罢又举起癞象般的大脚，使颈在楼板上跺了跺。

那穿白的瘦汉折扇轻摇，笑着打趣道：“大哥，你瞧老三这副穷凶极恶的饿相，就好象刚打死囚牢里放出来的一般！”

被叫作“大哥”的虬髯汉子闻言哈哈大笑，对穿白的瘦汉道：“老二，别理他，等他撑饱了肚子，咱们再好酒好菜地慢慢受用，然后赶到丹景山看牡丹。今夜月色一定不错，月下观花，别是一番情趣。”声音清朗，中气充沛。

黑衣胖汉气得哇哇怪叫道：“不干，不干！你两个龟儿子想冤我，休想！老子不干！”说完一掌拍下，登时把一张黑漆八仙桌面打塌一角，吓得店小二不敢过来。

幸亏老板见多识广，连忙上楼来对着三人作揖打拱，满脸陪笑道：“三位客官暂请息怒，小店疏忽，怠慢了客人，万海海涵！”说完又垂手请了一个安。

虬髯汉子白了黑衣胖汉一眼，从身边摸出一锭银子，笑道：“掌柜的，我这兄弟生性粗鲁，今日又饿得狠了一些，难怪他发脾气。这锭银子你先收下，将好酒好菜只管搬上来，吃完再算，打坏的桌面也由兄弟一并奉赔。”老板忙道：“不敢，不敢。”

黑衣胖汉叫道：“谁耐烦这么些穷讲究？掌柜的，你先把那板鹅、卤兔宰两只来下酒！”

老板连连答应，自去吩咐厨下整治，少时端上桌来，果然鲜美香酥，颇具特色，三人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光景，老板忽听虬髯汉子在叫，忙应着爬上楼来，笑问道：“三位客官还要用什么，只管吩咐。”

虬髯汉子道：“暂不用什么，我且问你：天彭武馆的孙老师有多大年纪？家里都有些什么人？”老板笑道：“客官是要打听孙老师，那算是找对人啦，他刚来时就住在小人姐夫开的隆兴店内。若论年纪嘛，孙老师已快七十的人了，可看人却只有六十出头的模样，家里只有女儿女婿，另外还有七八个徒弟……”说到这里，忽地向楼窗外一指道：“兀那小孩子便是天彭武馆的，要

不要……”虬髯汉子道：“好，去带他上来，不要惊吓着他。”

不一会，老板同着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小童走上楼来。只见他剑眉星目，一身葱绿色劲装短打，快靴板带，虽是粉雕玉琢一个娃娃，但英风照人，仪表不俗。

到了三人桌前，老板笑道：“这位小哥是孙老师门下最小的高足，三位客官有什么话，请当面跟他讲吧。”要知这老板年轻时曾走过云贵两广，江湖阅历颇深，为人又十分机警，见这三名怪客私下打探孙天福，却又不肯去登门拜晤，多半是武林中人前来寻仇生事，自己若搅在浑水里面恐怕祸患非小，所以左推又诿便想置身事外。

他的这番心思怎能瞒得过三位江湖豪客的眼睛？虬髯汉子鼻孔里“哼”了一声，道：“咱们弟兄自有话跟他讲，你忙你的去吧。”老板巴不得这一句话，如逢大赦般飞奔下楼去了。

那白衣瘦汉阴声怪气地笑道：“怎么，你是孙天福的关门弟子？过来让我瞧瞧。”说着探出身子，右手铁骨折扇往小童肩头拍去，左手伸出三根指头用小擒拿手去扣他的腕脉。

说也不信，那小童身躯一矮，左肩微侧，右掌抬起一翻一旋，竟从容让过折扇敲击，同时将擒拿手也随之化解，身法、手法正是武当派家数！

白衣瘦汉颇感意外，轻“咦”了一声，笑：“果然有点意思！”折扇并不收回，顺势指向小童左肋的“期门穴”左手变掌为推，伸出右脚一勾，想把那小童跌个跟斗，取笑一场。

岂知对方虽然人小，反应却是灵敏异常，见瘦汉手脚并用，一招三式，情知不能化解，双脚就地一顿，腾空而起，一个“云里翻”倒纵出去六尺有余，双手叉腰站在那里，气得一张小脸通红。

白衣瘦汉见自己连出两招，居然连一个小孩子也制不住，不觉恼羞成怒，目露杀机，“刷”的一声展开铁扇就要上前痛施杀手，虬髯汉子连忙递了个眼色，伸手拦道：“别误了正事！”白衣瘦汉虽然恼怒已极，但似乎不敢顶撞这位“大哥”，也只好啞啞

而退。

虬髯汉子转头对小童笑道：“小兄弟，你别多心，他这是跟你闹着玩的。我瞧你年纪虽小，功夫可好得很呀！”

那小童本来气得满面通红，呼呼直喘粗气，但毕竟是个孩子，且又生性好胜，听了这两句奉承话立刻缓和下来，把嘴一瘪道：“我不过才入门不到两年，打败我这个后生小辈算什么英雄好汉？有胆量就去跟我师父比划比划！”气鼓鼓地盯着白衣瘦汉。虽是拿腔做调地模仿大人说话，却仍是奶声嫩气，清脆童音。

虬髯汉子把手一拱，笑问道：“小兄弟贵姓呀？”小童也抱拳为礼道：“在下王人杰，你有什么话说？”虬髯汉子道：“好响亮的万儿！王兄弟，不瞒你说，咱们三人是令师孙老英雄的朋友，怎敢同他老人家交手？请你回去面告尊师，就说有他旧日的故人，约他今晚子时在丹景山东岳庙赏牡丹。”

王人杰眨了眨眼睛，问道，“阁下尊姓大名？”虬髯汉子道：“你只须把我的长相告诉令师，他自然知道我是谁。王人杰道：“好，我这就去！”说完转身下楼去了。

也是他小孩心性，一时好奇，极想知道这三个怪客究竟是谁，说不定是武林中大有名气的人也未可知，全不想这三人既是旧日朋友何以过门不入，却巴巴地约师父半夜三更上丹景山去干什么？

三人见王人杰去了，匆匆吃完饭起身下楼，上马往西驰去。老板犹自叫道：“客官，还要找你的钱！”见那虬髯汉子摆了摆手，差点打心里笑出声来，这锭银子少说也有七八两重，再照样吃一桌也用不了，只愿菩萨保佑，像这样的财神爷最好是多来几位。

夜阑人静，万籁无声，小镇沉寂，更鼓不闻，万物都沉睡在这黎明前的黑夜之中。

然而，在天彭武馆的大厅上却燃着十来支牛油巨烛，被夜风吹得闪闪烁烁，摇曳不停。

大厅正中，坐着掌门大弟子岳人骏和他的妻子孙玉凤，下面

依次排列着萧人英、谢人武、马人刚、马人强、罗人忠、罗人烈等一干弟子，或站或坐，个人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孙玉凤望着烛火出了会神，扭头向马人刚道：“马师哥，你说是亲眼看见小师弟叫爹出去的？”马人刚道：“快吃晚饭时，小师弟买烟叶回来，一直进了师父平日练功的静室，不一会就见师父走来，绷着脸，样子非常生气，话也没说就出了大门，接着小师弟也跟了出去。”

岳人骏插口道：“你怎么也不问问他老人家上哪去？”

马人刚吐了吐舌头，道：“当时我正在练功，偏巧昨晚吃坏了肚子，拉得我手脚酸软，马步不稳，深怕师父见责，如何还敢去自触霉头！”要知孙天福平素传授武功对弟子极严，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否则王人杰入门不到两年，身手怎么恁地了得？

几位师兄听了，更如被装在闷葫芦里，七嘴八舌地东猜西测，不得要领。

天刚放亮，一个矮小的身影推开大门，踉踉跄跄地奔进来，众人看时，正是王人杰。只见他形容憔悴，衣裤破烂，显系被山石树枝划破，有几处还在往外浸出鲜血。

岳人骏大吃一惊，高声问道：“小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师父在哪里？”

王人杰大口喘着粗气道：“不，不好了！大……大师兄，师，师父，他……老人家，给，给人杀啦！”说罢放声大哭。

听了此话，厅上众人越发吃惊，孙玉凤已是痛叫一声跌倒在地，岳人骏慌忙把她扶起，掐人中，揉太阳，忙个不停。

萧人英急问道：“小师弟，你说的当真？”王人杰点了点头。

罗人烈拍桌骂道：“他妈的！当今之世有谁能杀得了咱们师父？小师弟你说，那龟儿子凶手是哪个？”王人杰断断续续地道：“好像……天香酒楼上的三个怪，怪客！”刚一说完便当场晕厥过去。

罗人烈本是个莽汉，去兵器架上提起一杆花枪，叫道：“走

哇，给师父报仇去！”谢人武、马人强等也都心切师仇，当下各抄兵刃，闹闹嚷嚷地冲出门去。

岳人骏、萧人英忙着救人，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去喝止他们？

一千人手执刀枪剑棍，风风火火直赶到天香酒楼，只听里面传来一阵凄厉悲惨的哭声，令人毛骨悚然，细一打听，方知昨夜四更前后，不知从何处来了三名蒙面强盗，到后院将老板杀了，抢去五百多两银子。

谢人武、强久烈等听了也觉蹊跷，面面相觑，谁也不好意思再闹，只得讪讪地退了回来。这时孙玉凤、王人杰已然醒转，大家七嘴八舌地详加盘问，王人杰也不知回答谁好，东一搭西一搭地把昨晚看到的情形讲述出来。

原来，他从天香酒楼回到武馆后，直接走进了师父练功的静室，孙天福刚好呼气收功，让他把烟叶放到桌上，随口问道：“人杰，有什么事吗？”

王人杰道：“天香酒楼来了三个人，自称是你老人家的朋友。”当下把白衣瘦汉如何试招的经过一一说了，又道：“他们还请师父今夜子时到丹景山东岳庙去，也没说干什么。”

孙天福沉吟片刻，自语道：“他这一招‘镬骨吸髓’异常狠辣，哪里是试招，分明是要使人杰成为废人！哼，哼……那么他是武夷山铁扇老妖婆的门下了。”又抬头问道：“这三个人可曾留下姓名？”王人杰摇了摇头道：“他只说把他的长相告诉你，师父自会知道。”

“哦？”孙天福双目一张，射出两道闪电似的精芒，问道：“他是什么长相？”

王人杰道：“那为首的有五十来岁，黄面孔，高身材，满脸胡须……”

孙天福脸色倏变，蓦地立起身来道：“他说话是不是直隶口音？”

王人杰从未见过师父这样失态，隐隐觉得有些不妙，先微微

点了点头，继而又插摇头道：“弟，弟子也听不出他是哪里口音，只觉得……他说话时爱卷着舌头，跟师父一样，有些南腔北调的。”

孙天福负着双手在室内踱来踱去，口中喃喃说道：“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快三十年了，亏他如何着意打听，居然寻到这里来了。”当下也不再说什么，提了铁烟袋往大门外匆匆走去，王人杰愈感好奇，也悄悄跟在后面。

此时日薄西山，暮色四合，出得场口已无行人，孙天福施展绝顶轻功，“嗖嗖嗖”地直往前蹿，风驰电掣，如鹰飞鹤翔一般，不多时便已失了踪影。

这可苦了十二岁的王人杰，他入门未及两年，仅学会了武当三十六式长拳和一套小擒拿手，各门武功均在扎根的基础阶段，轻功更是完全没有入门，怎赶得上身为武当名宿的师父？好在他内功基础扎实，内息悠长，走完二十里路还不觉疲累，赶到丹景山时早已月过中天。寻到东岳庙门首，见庙门大开，蹑手蹑足地往里走去，毕竟人小体弱，一路跌跌撞撞，响声不绝，却也无人闻声出来喝止。

这东岳庙乃是汉代金华寺遗址，后至唐代金头陀重修此庙，始于此处种植牡丹，题其蜂曰：“丹台第一”，佳景仙葩，遂成名胜。然每年花开之时，地方官吏、缙绅土豪尽来索取名种，采撷挖掘，历代如此，寺僧不堪其扰，索性以沸水浇花令其枯灭，悉数栽上青枫、桧木。

明清以来，东岳庙屡经灾异，元气大损，早已荒芜破败，空无人迹，偶有游方僧道至此，也不过小住三五日便去。

且说王人杰摸索者来到庙后，听见有人高呼酣斗，仔细望去，却不是自家师父，乃是一位白发银须、面如满月的老道，正手执铁拂尘跟那黄面虬髯的大汉斗在一起。

那大汉堪堪不敌，剑诀一领，使出一招“杏花春雨”，长剑呼地劈下，老道身子微侧，拂尘一架一引将剑带出外门，左掌运劲待发，岂知对方异常滑溜，趁势翻身踢出一腿，险些踢中老道

执拂尘的手腕。

老道大怒，但也禁不住从心里佩服他应变神速，巧招解危，更不敢有丝毫大意，连忙移形换位，滑步避过，接着一招“白猿出洞”，拂尘送出，连点对方胸前“天突”、“璇玑”、“膻中”三大要穴。这是青城剑法中的杀手绝指，被他化在拂尘上，威力有增无减，饶是虬髯大汉武功高强，也被迫得手忙脚乱。

虬髯大汉久经大敌，临阵经验极丰，慌忙变招，把踢出的腿硬生生地收回来，施展武当剑法中的“三环套月”架住拂尘，知道这老道内力深厚，不敢硬接，两般兵刃一沾便即使出“卸”字诀，身子转了半个圈，消了来势。

不料老道的武功比他预料的还要高，只见他右腕一旋，脱出长剑纠缠，运内力一抖，刷的一声，尘尾正正拂在虬髯大汉的背心。大汉顿觉气血翻涌，疼痛难当，“哇”地喷出一口鲜血，嘶声叫道：“老二、老三，风紧快走！好老道，我跟你拼了！”猛地回身一剑，继而左手一扬，一片白光直射老道头面胸腹各处大穴，随后一个“燕子穿帘”，倒纵出一丈开外，原来他是以进为退，同两个伙伴逃出庙外去了。

老道猝不及防，刚刚闪开剑锋暗器便已打到，忙把手中拂尘一挥，一蓬细如牛毛的银针四散飞落，眼看三个敌人先后受伤逃去，这才长吁了一口气，一个跟跄几乎跌倒，急忙盘膝坐下，闭目调息，真气渐觉滞塞。

王人杰方才慢慢走到老道面前，见他面色惨白，更无一丝血色，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滚滚下来，连道袍也湿透了，看那咬牙强忍的横样，显是痛苦万分，吓了一跳，急忙扑上去问道：“道爷，你怎么啦？”

老道缓缓睁开眼睛，沉声说道：“我肩头中了一枚毒针，又跟他们斗了一场，只怕不会好了。娃儿，武当派孙天福是你什么人？”王人杰道：“是晚辈恩师。”老道此时脸上已泛出黑气，吃力地摇摇头道：“这人也是武当派的，不知何以要对令师下此毒手？”

王人杰吃了一大惊，忙问道：“道爷，你方才说什么？我师父他……他老人家怎样了？”

老道喘息着说道：“唉，说来惭愧。贫道在此山游览了两天，今晚贪看月色，步出山门正遇令师。我二人本是方外至交，接谈之下才知他是赴约而来，只说对方未到，谁知那奸贼在我们身后发出歹毒暗器，贫道中了一枚毒针，令师受伤甚重，就在那山石后面，如今不知怎么样了。”

王人杰如飞一般奔到山石后面，果见师父脸朝下倒在地上，背心数处凝结着乌紫血迹，肌肤触手冰凉，看来已死去多时了。他虽然年纪尚幼，但极有见地，平时听师父、师兄谈起江湖仇杀种种传闻，头脑中自然装了不少在内，知道师父此番赴约必然随身带有本门圣药“如意清凉散”，此药不但可冶金创，镇痛止血，而且能解百毒。伸手一摸师父衣袋，果然掏出一个盛药的小扁瓷瓶，忙抢过去替老道内服外敷，这才又回来伏在师父尸身上放声痛哭。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老道自觉肩头伤口处麻痒渐解，反手用磁铁吸出毒针，看着流出的血由黑变紫，由紫变红，知道性命已经无碍，心内暗道：“武当派的药果然奇效无比，似较本门中的老君丹更为神妙。今晚若不是这娃儿，贫道此时只怕早已暴尸荒山，死无葬身之地了！”不禁对王人杰充满了感激之情，起身走到他面前，慈蔼地问道：“娃儿，先莫悲伤。我且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王人杰闻言抬起头来，在朦胧的月光下看见老道的相貌，吓得跌坐在地，险些就要惊叫出声，慌忙伸手按住自己的嘴巴。

原来那道人长相十分狰狞！但见他长发如银，凌乱地散披脑后，满面烟尘，黑黝黝地油光放亮，左目已眇，一道伤疤自左眉横越鼻尖直达右嘴角，一望即知是为刀剑所创；身上那件布夹道袍已经褴褛肮脏不堪，胸前油垢成团，人影可鉴，此刻又浸上了毒血，散发出阵阵令人欲呕的腥臭。他的形貌虽是可憎可怖，但他那只唯一右眼却闪烁着慈祥的柔光。

王人杰抑制住内心的惊吓，颤声答道：“我妈早就下世了，爹临死前把我托给了师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想起自己的身世，更觉伤心，竟呜呜咽咽地又哭起来。

王家在当地本是大族，人丁繁衍，但王人杰这一房却是三代单传。父亲王修德是一名秀才，不善经营，祖业渐渐凋敝，妻子亡故之后，好容易把儿子王人杰拖到十岁，贫困交加之下也就一病不起，临终前托孤于忘年至交孙天福，收为关门弟子，王修德的后事也由他一手操办，故而王人杰幼小的心灵中就知师恩深重，视师父若严亲，目下孙天福遭人暗算，他怎不痛彻肺腑，肝肠寸断！

老道等他哭了一回，方才劝止道：“好了，好了，如今不是哭的时候。你赶快回去报讯，邀集同门来给你师父收尸，好让他早点入土为安。”

王人杰一想不错，擦干眼泪站起来，躬身一揖道：“前辈教训得是，我这就回去送信。”老道道：“嗯，我也要找个没人的地方疗毒治伤，需要清静。娃儿，贫道之事切莫与人谈起，千万，千万！”

王人杰应了，这才大踏步赶下山来，一路拼命奔跑，比及到了天彭武馆大厅，却因心力交瘁而晕厥，此刻叙说前事，果然瞒去了老道一节。

众弟子均把两只眼睛望着大师兄，专等他吩咐。岳人骏只把手一挥，简短地说了两个字：“上山！”

金县的青壮弟子来天彭武馆学过艺的何止数百人，仅丽春场就有七、八十名，闻说师父遭难，相互传知，先后赶上山来，黑压压挤满了东岳庙，哭声惊天动地，震彻山谷。

孙玉凤哭得死去活来，大家百般劝解，好容易才止了哭声。

岳人骏蓦地心里一动，问道：“小师弟呢？”萧人英答道：“适才我见他在庙后，大师哥有话问他？”岳人骏点点头，萧人英忙去庙后把王人杰找到正殿上来。

岳人骏劈头问道：“小师弟，你可曾看见师父同谁动手？他